



乌江流域民族地区

历代碑刻选辑

彭福荣 李良品 傅小彪 / 主编

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
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系列丛书之四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/ 彭福荣, 李良品, 傅小彪主编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 12
ISBN 978 7 5366 9331 9

I. 乌... II. ①彭... ②李... III. 碑刻 汇编 西南地区 IV. K877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3687 号

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

WUJIANGLIUYUMINZUDIQU LIDAIBEIKE XUANJI

彭福荣 李良品 傅小彪 主编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丛书策划: 曾令琳
责任编辑: 郑 玲 曾令琳
责任校对: 郑 葱
装帧设计: 黄俊棚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电话: 023 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 20.25 字数: 527 千

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1 000 册

ISBN 978 7 5366 9331 9

定价: 4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 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刘学洙先生曾经在《乌江流域考察记》的序言中认为,千里乌江百块碑。其实,在 1050 公里的乌江上,在乌江流域 8.7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,何止“百块”碑刻?仅贵州省大方县的彝文碑就有 490 多块。这一块块散在乌江流域的石碑,犹如一道道穿越时间隧道的亮光,折射出乌江流域的儿女世世代代筚路蓝缕的拓荒精神,诉说着开发乌江的艰难历程,展示了乌江流域博大精深、丰富多彩的乌江文化。

乌江流域的碑刻分为摩崖和石刻两类,本书所选的主要是石刻中的碑文。这些碑文具有历史悠久、内容广博、价值珍贵、史料丰富等特点。乌江流域碑文按学科内容分,有政治类、经济类、军事类、法律类(包括乡规民约)、教育类、交通类、民族类、民俗类、建筑艺术类、文学类等十余类。乌江流域碑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,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地研究。

乌江流域的碑刻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。据笔者所知,专门研究乌江流域的碑刻有王正贤的《奇异的石头世界——贵州岩石载体文化》(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)、王晓宁的《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》(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)和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贵州分册》(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6 年版);研究乌江流域碑刻的论文很多,有代表性的如王明贵的《贵州古彝文碑刻》、刘世彬的《刻在石头上的历史》、吴长生的《“古碑文化”亟待抢救》、喻帮林的《梵净山碑文述略》、徐宏的《利川墓碑民间墓碑背后的文化意义》、向极鼎的《利川墓碑“福”意图形的解读》、刘清华的《湖北恩施“西瓜碑”碑文考》等。

众所周知,研究地域文化,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。乌江流域

历史源远流长,但由于各种原因,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进行过辑录。这既是一种遗憾,也给乌江流域的研究工作带来不便。

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自 2002 年 4 月成立以来,现有专、兼职研究人员近 30 名,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 项、教育部“春晖计划”课题 5 项、省市级及合作项目 110 多项,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。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是“立足乌江”的研究,因此,我们组织一批熟悉乌江流域历史与文化的专家,用近两年的时间,仔细翻检乌江流域历代府州县志及文物志等浩繁的文献资料,从其中的历代碑文中辑录出 540 余则,辑成《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》一书。我们相信,本书的出版,对于乌江流域的深入研究,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做史料选录、整理工作,是一件艰苦而浩繁的工作,要从浩瀚的史籍中查找出有关碑刻史料,有如沙里淘金。对史料的选录、整理,必须具备深厚的史学功底,必须对每一则碑文进行仔细阅读、辨认。我们从各种史料中选录、整理碑文史料,打印出来后反复核对原文,注明出处及页码,其工作之艰辛可想而知。本书中的资料来源复杂,有的为原文引用,有的从地方志中间接引用,有的从部分文献资料中引用,因此会有繁体字和简体字同时出现的情况,为保证资料的完整性,故没有修改。《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》的出版,是长江师范学院一批学者辛勤劳动和心血的结晶。在此,我们作为该书的主编,对各位的艰辛工作表示真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。

李良品 傅小彪
2007 年 11 月 25 日



政治类



总兵王公德政碑^①



李先立

(缺)

雄土府一,酉石土司二,幅员千里,山川间阔,承朝廷底定之后,礼让之风,固不逊于齐、鲁。而万山深箐中,擐刀佩弩,毗睚报怨之俗,犹未能尽泯焉。且去省会将二千里,悬一军于险远穷边,以与黔中苗蛮部踵接,非得方叔、召虎其人,真以安民社为心者,恐未易当此一面也。辛未夏,我王公由宁都移镇是邦,其恩德之所洽,威信之所孚,早已鲁泽闻邾,楚波及晋矣。初下车,严明约束,整齐什伍,讨军实而申警之。老弱者汰,虚悬者补,而无用之兵去,空籍之弊除矣。号令惟明,赏罚惟允。不别治生,以长尺寸;不少征发,以烦士卒。由偏裨以逮卒徒,宛然家人父子之相接。然而令行禁止,毫不假借也。且灾伤有赈,无告有养,捐俸以给老弱之裁汰者,设义塾以教子弟之固穷者,时进老成黄发而咨访之。凡利之当兴,弊之当除,苟有利于民社,悉严气正性以行之,和衷协谋以济之,不计其事之由己出、功之由己成也。自公莅任来,七八年间,里犬不惊,夜户不闭,商安于市,农安于野,天应如响,休征累集。兵民岁时燕会,杯酒往来,欢洽无间。行旅之往来者,可早夜发焉,无或警也。去年春,丁太夫人艰。兵民皇皇,恐失我寇君也,相与赴省号呼,为攀辕截镫之举,情辞恳切,上宪怜其诚而转吁之。乃蒙天语褒嘉,特敕留任。国人如新获慈父母焉,因相聚而谋歌功颂德之事,以勒诸金石。公,讳国忠,字擎庵,福建人,大概以忠孝为质,济之以仁恕,行之以刚

^① (清)郑珍、莫友芝编纂,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点校:《遵义府志》,1986年版,第1403—1408页。

健,故能入人之深而保定之大如此也。谨撮其大者数端,序次而附之碑阴,以志不朽云。

一、恤养穷兵。穷兵之无告,更甚于穷民之无告者。穷民自食其力,心思材力,习惯已然,筋骨已衰,犹能出其余技以自庇。若穷兵待食于人,所任者金革,所习者击刺,及其衰暮,势不能披坚执锐也,势不能投石超距也。国家即甚无事,亦安养此无用之人哉?法必汰。夫以待养于上之人,一旦黜其身,而夺之食,计惟有垂头待毙而已矣。田子方见老马之放弃者曰:“少用其力,老弃其身,仁者不为也。”乃以曾为国家御侮之人,不克终其余喘,岂仁人所忍见闻哉!公则于奉法之中,而通之以法外之仁。凡兵丁之老弱,有愿以子孙承袭者听;其无子孙者,乃捐清俸,按其所需缓急而周给之。而于寡妇孤儿、疲癯、残疾为尤甚。故一部有裁汰之兵,而无无告之兵者,皆公父母之鸿恩也。夫兵制之敝也,起于主将有私身家、长子孙之计。故按籍有兵,而征调无兵者矣。且有摘其微过,黜其人,而攫其饷者矣。公于已汰之兵,尚恩勤赍恤如此,则部中之士饱马腾可知也。安得世皆仁爱如公者,而与之筹兵制哉!

一、捐赈灾民。遵义地僻民贫,风俗朴俭。比闾而居者,率皆编茅为屋,一罹火灾,延烧不下数百家,少亦数十余家,无虚岁焉。以担石不储、裋褐不完之民,时为凶烽虐焰席卷而去。惨凄之状,哀鸣之声,有不忍听闻者矣。公乃巡视灾民,计口授食,计人授衣,随其力之所至而赈济之。慰劳之言,无日不下,事定乃止。民之沐其泽者,若饮醇挾纻,并忘其灾之切近已也。由是文武协谋,凡禳火之术,救火之具,无不区划尽善。一两年间,民始得有宁居焉。今年二月十七日,城南飞火突发,暴风大作,城内外数千百家,一时俱烬。死者不知其数,其得脱者,大半皆焦头烂额之人,诚非常天灾也。火发之夜,兵民惊骇,无有固志。公刁斗森然,按部不动。平明,召父老而安集之,赈给慰劳,视昔有加。惨澹迷离之天,遂回而为风清日朗之候,非公恩德入人者深,当此时竟不知作何境界矣。以一人而系一郡之安危若此。

作诗歌者，纪传其事。而白叟黄童，街谈巷论，咸引手加额，以为“王大将军活我”焉。

一、礼贤下士。世之治乱系乎士，士之趋尚系乎好士者。周末尚游说，东汉尚节义，其所由来者有故，故天下之士，靡然乡风而从之。今之士风，亦少偷矣。其所挟以游于世者，率以诙谐为尔雅，清谈为练达，六博、踏鞠为长技。而开阁延揽者，亦遂以饮食、歌舞、游戏当之，自以为相得甚欢，而浮靡之弊，有沦胥于人心而不觉者矣。公循循长者，谦光自牧。凡士之敦孝弟、重廉耻，晓达世务、博洽淹雅，与夫通一艺以上者，悉罗而致之幕下，相与观古今之治乱，商政治之得失。公暇之余，作为诗歌古文辞，以咏太平，以抒性情，殆无虚日。又时与山人、野客，煮茶、评画，以博其山水之趣。公不喜饮酒，而好人饮，礼意殷勤，以致其敬；笑语款洽，以尽其欢。端庄持重，终日不疲。尝于豆觴狼藉时，微窥其举止，而其人可知。此又公相士之一法。而佻达、轻猥之习，不知其何以咸消也。夫当风俗嚣靡之日，公独能以礼自处，以礼处人，诚可障百川而回狂澜者也。闻公之风，而兴起焉，使天下之士革衰乱之俗，崇礼让之道，于以反薄而归厚，化靡而还淳，其或由此也。且公卿不下士久矣，况纠纠桓桓者乎。闻公之风，亦可负愧而感动矣。

一、设立义塾。凡郡县皆设义塾，大概以贾虚名、钓声誉为念，而实意不存焉。公职司专阃，戎政克修外，义塾之兴废，原不相涉，何惓惓于此也？盖遵义旧属杨氏，明万历庚子始平之。虽建学校，设师儒，其时士子寥寥，暂议赴渝城就试。计由遵抵渝，可八九百里。士子担簦裹粮，崎岖况瘁。一逢考试，如往赴敌，甚有贫病不能自给，陨躯于路者。公尝悯之。每与当事商议此事，辄以棚厂未设为辞。夫凡可以取民之术，为功令所不载者，无不悉力以图之。而此独兢兢由旧，何哉？公虽有怜恤单寒之意，亦阻于职分之非己所得为矣。士子欲赴愬于省，艰于资斧，公捐俸以助之，至再至三，略无难色。而省中又以因循旧制报罢矣。由是斯文气索，为父兄者，目不睹文明之化，徒闻有跋涉之

苦,兼为贫所困,而读书之途,遂缺然矣。公乃兴义塾,婉曲劝导。兵民子弟,无不感恩毕集。馆初在外,经大火后,人人自怠,以为不能复举。公又移置鼓楼,延师训导,日夕不辍。夫教学之事,人皆视为缓图,而公独惓惓焉。盖恐文教不兴,相率而为凶悍之俗,终非国家之福也。若夫贾虚名,钓声誉,公原不以此为重轻,而何急急于此也哉。

一、尽革陋规。国家可使有坐食之兵,必不可使有愁怨之兵。盖坐食之兵犹可用,愁怨之兵必不可用。卫懿以好鹤取亡,乐御以羊羹致败。怨毒于人甚矣哉。而今之司命者,率以三军为府库矣。国家岁出金钱以养壮士,而多方渔猎之。馈送有算,燕享有算,公车有算,其取于兵者,已十之三矣。至下而为商贾负贩之为,平日掣取远方服饰器用之物,计人而布散之,而取偿于支給之时,以规十一之利,兵之不至于冻馁者几希矣!乃复力役有供,刍秣有供,薪炭有供。夫以数口待食之身,入则有饥寒之累,出则有服劳之苦,少或疏慢,刑罚及之,曾不得如匹夫匹妇之安坐一日焉。方今国家无事,莫可谁何。脱或有事,缓急宁可共哉?公深知其弊而痛除之,俸薪而外,别无调度。简阅而外,别无征发。此固遵郡所数十年不可多得之事,而仅见于公者也。独惜邀恩者,仅仅戴甲操戈之人,而吾民不与焉。而公实非文职也,可奈何?

一、封禁砂厂。按《舆记》载,遵义产丹砂、雄黄、斑竹、犀角等物。遵义之有丹砂,前人宁不知之,从未闻有人山采取者。盖地方徧小,宁留不尽于天地,不开偶利于民间,其思深,其虑远也。五六年前,有好事者探得其地,煽诱愚民,招集商贾,山、陕、吴、楚之民,凌杂踵至,请于公,不许。有欲赂公以千金者,有震之以走省会、走京师者,且出怨言。公不为动,坚执如初。人皆知公意不可回也,相与赴省具诉。而上宪所见,与公适同。下令封禁,而后敛形戢志焉。君子之思深虑远,志同道合,有如是哉。盖凡利之所在,害必随之。丰于彼,必歉于此,自然之理也。山泽之气,不可过凿;山泽之气凿,则稼穡必衰,而田功坏。一时之

利不可妄开；偶然之利开，则耕耘必少，而人力坏。竞末作，忘本务，而人心坏；藏奸宄，集亡命，而地方坏。且利之所开，其始未必不盛，乃令四方之人，饱橐而去，而此数大害者，不在遵人之身，即在遵人之子孙。思及此，而后知公之功德，其及我遵人者为甚远也。虽然，世安得尽廉静寡欲如公者哉？安知后之人不邀厚利而忘远虑也。夫必至于如是，而后思公之功德为无穷也。然宁使功德不信于后世而人忘之，此又公金石至诚之意也。

一、白燕呈祥。事之不经见者，皆谓之异，而灾祥分焉。日星、风雨、昆虫、草木之类，往往各随其气以相应。和气致祥，乖气致灾，此其大较也。丁丑夏，公官舍旁，有燕，一母育四雏，而得一白燕焉。夫有关雎鹊巢之德，自有以致麟趾驹虞之应，此固其理之必然也。白燕之事，不可考，第以人事卜之，而知白燕之断断之为祥也。问，有如公之奉母以居，生事尽礼，死事尽哀乎？问，有如公友爱诸弟，彼此无间乎？问，有如公之实心为国，不拘文武之职守乎？问，有如公之和衷协恭，求有利于民社乎？问，有如公之廉静寡欲，自奉薄而待人厚乎？凡此皆公之盛德大业，可历历歌颂者。即使雉雥于鼎，六鹢退飞，愚犹不以为不祥也。不然即凤仪于庭，麟游于囿，愚犹不以为祥也。《春秋》书灾异，不书事应，盖恐后人托为神奇以饰太平，以诬天应，而谀悦诡诞之辞，相继并兴也。白燕之事不敢知，然而益知白燕之断断之为祥也。何也？白燕为公而生也。

一、祈雨立应。遵义山多地狭，厥土柔，厥性刚，五日雨则成泥，五日不雨则成坼，十日不雨而禾枯矣。当旱魃为灾时，不必问岁之丰歉，而当前之物价必腾。斗米至二钱，而民已有菜色矣。公慈祥恺恻，留心民瘼。每遇灾侵，忧形于色，斋戒越宿，舍车徒行，躬诣神祠而致祷焉。迫切忧劳，引罪自责。常获天颺，大雨随至，论者以为诚感云。夫阴阳之气，蒸而为云，降而为雨，以润土膏，以滋黍稷，天地之常性也。然或愆阳伏阴，雨暘失节，有正人君子，恐惧修省，为民请命。平日之存心制行、端己临人，既有所积，以为感通之本；临事之震动恪恭。备物尽志，又有所

操,以为感通之自。人心和而天地之和应之,以和召和,自能回天意而苏民困。故感应之机,捷于影响,自然之理也。近世法家祈雨之术有二:一则书符咒水,酣醉慢骂,大叫狂走,名曰“醉翁祈祷”;一则其声哀,其容戚,如怨如慕,如泣如诉,名曰“哀告祈祷”。夫上穹尊严,岂至如妇人之仁、匹夫之勇,任其哀吁之,激发之,而遂屈情而徇人也哉。必不然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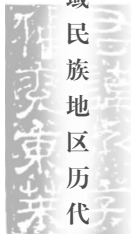
康熙戊寅

广文张先生德政碑记^①

谭 瑞

民之于官,被其政之善而思之不容已,于去之日则立石以纪之。士之于师,沐其教之善而思之不容已,于去之日亦立石以纪之。其昊好之情,一也。然官可饰,而师不可袭而取。官凭其权,权则民或可以慑。师守其道,道则士不可以欺。故曰官可饰,而师不可袭而取也。子舆氏曰:中心悦而诚服也,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可见师之服人,必其教之善,深入乎人心,而极其思之所至不能忘,不忍忘,且不敢忘。而后一心悦服,同声响应,无彼此参差之不齐也,岂可袭而取乎哉。思唐张公,以明经入对,来训平邑,自戊辰阅癸未,十有六载。今夏吏部始以叙迁公黄平学正,邑之士金谋立石,以志公之不朽。夫我公之训平士有年矣,平士沐公之训,亦有年矣。今于其去而思,有以纪之而传之。此非其教之善深入乎人心,而极其思之至于不能忘,不忍忘,且不敢忘,乌能使一邑之士,一心悦服,同声响应如此乎。虽然,教则何以善哉?朱子曰:教授之为职,其可谓难矣,惟自任重

^① (清)廩膳生、邹汉勋编修,《安顺府志》点校小组点校:《安顺府志》,1995年版,第636页。



而不苟者知之,其以为易而无难者,则苟道也。吾尝观公所行,身端矩矱,训读必勤;谨萱庙学,残阙必修;恪供祀典,废坠必兴;椽房尽涤,陋习必除。职之所在,不敢卸其仔肩,可谓知难而不苟者矣!若夫轻易苟且其官者,经书六艺荒落于酒杯棋枰中,甚至委典守于庙隶,付省奠于屠沽。举先圣先贤之庙祀,几不如浮屠老子之宫,尚得以整齐严洁,肃肃煌煌也,不亦不可慨哉。昔苏子由为陈州教授,子瞻作词云:“常时低首读经史,忽然欠伸屋打头。”盖学舍之低低尔。如公赁屋以居,卑隘破坏,环堵萧然,日座读书其中,与子由所处何异?阶前地不余丈,植榴几树,罗蕉数株。每当春夏之交,浓绿纷披,娇红互映,与弟子讲贯其下,如画图中,不减昔之集槐论议。诵山谷“北门尘土满衣襟,广文直舍官槐阴”之句,其高致不相远也。屋后种一小圃,朝餐摘菜,淡泊自若。客或难之,公笑应曰:“贫厨非大祭,未有肉留宾。”此非袁中郎之请乎!立毡席者,员散而易肆矜夸,官闻而每多傲慢,独不观唐子西作教凤州之句子乎!师儒要好手,老大非良脚。戛尽识囊空,抽穷知茧薄。古人兢兢一职何如哉,而公醇谨谦让,庶几近之,审乎此则公知难而不苟者。居处服习之皆道,即居处服习之皆教,思之而无不可纪,纪之而无不可传。郑康成云:“孔子之门,考以四科。回赐之徒,不称官阙。”奚取于位之显庸,权之赫奕哉?今公行矣,他日有登夫子之堂,访鲁公之迹,必指而异之曰:“此思南张先生木铎平阳,多士于去之日,思其教之善,大书特书之碑也。”读之叹之爱之敬之。今所垂,将与壁丝共享于千秋,俟壶同光于百世矣!彼袭而取者,诚如是乎。予山林放弃于世所表见,焉能以文为公重。特徇诸生请,不容不想。诚一言或得附青云以不朽,亦一日载笔之幸云尔。爰为之记。

湄潭沿江渡政德碑^①



公颂

县长马公政德修复兴沿江渡场市之德政

甚矣，盛衰兴废虽曰天演，岂非人为哉？是以众愿民归，皆因兴灭而继绝；远来近地，不外薄税以轻征。我境沿江渡，地界黄、余、湄、瓮，水接遵、筑、思、沿。前二百年码头热闹，近三十载市镇萧条，现在寂寥，莫之为甚。去腊县长马公因剿匪经此，深为浩叹，面谕恢复，减轻税额，豁免征捐。阴正开场，示匪一月。商贾皆藏于市，行旅尽出其途，勃然而兴，沛然莫□。噓！死灰复燃，培枯柳而再发，非马公提倡、维持之大力，焉能若是？故歌功者满道，颂德者盈街。爰是为之颂曰：德政似水流，名存沿江上。福星一路歌，生佛万家唱。长遗去后思，百代孚民望。公种必生公，相门还有相。以志不朽云尔。

沿江渡合场绅士庶公立

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岁次丁丑，仲夏月下浣吉旦^②

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

① 汪育江编著：《乌江流域考察记》，贵州科技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04—105 页。

② 该碑虽年限很短，但有“前二百年码头热闹，近三十载市镇萧条”等记载，是研究乌江的历代整治和通航情况难得的佐证资料，故录。

重修印江县堂记^①



帅机

印江县邛土司,《郡志》莫详其始。孝皇御极之七载始更置邑,迄今凡百祀矣。维是草创疏略,历数十令无能易。非当事之惮烦,繇财用绌乏经画艰也。万历辛巳(1581)夏,莫令奉今上命莅印。甫旬日值大雨,河水汜滥田稼。令斋居,遍祷邑中神,水消落。令巡行四野,验冲伤漂没者,状白当辖。当辖动心慨然,欲题请蠲民租,终成厥功矣。堂正厦三间,额其中曰“忠爱”。前为揖厅,间如之。后旁为耳房,左右各一间。中为扰道接川堂。堂前后各一间,堂中置库房一间,迤东置粮仓。南北相面各三间,中为厅一间,大门为牙墙。邑院后并左右关为周遭通道。四城增重门,设刺板上下。街内外并置栅扇,锁严而启闭时,百祀来邑治,犁然整、焕然新诸班就绪者,不可胜纪。且财不费,民不劳,皆令之捐处有方也。令之大造乎邑也,厥功良亦伟哉。予又闻:印民土著少,流寓众。赋役烦重,健讼朋兴,号难治。令持重镇静,约己裕民。稍稍兴利除弊,摘其要而去其甚,若医师之治羸不施猛剂,徐调和其元气。而煦妪之民,被令之化,若饮醇醪,潜移默化,罔知所自。故其效征于闾阎雍穆,囹圄空虚,虎狼屏迹,苗彝慕化。即旁郡邑司有大疑大狱之不能决者,率取正于令。令随所至,诚格而明通之。人皆输情服断,称慈明令尹。其经纶之蕴,康济之犹,见于六议之陈。皆安攘至计,请当辖多嘉纳通行之。远近之民,引领悬望,愿见德化之风。而令之秉心塞渊,操行砺洁,浑涵为仁,沈毅成义,民不忍欺,亦

^① (清)复修恕主修,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:《思南府续志》,2002年版,第365页。

不敢犯。虽循良未多让，殆空谷足音也。印民何幸而获令哉？夫守令六事，自昔言之，得民之难，圣贤且尔。此一邑也，昔敝而今理；此一民也，昔狙而今孚。天下事废于因循而兴于振作，古今民贰于捍格而信于感化。化裁推行，神明成信，亦顾所存，何如耳堂之系乎印风也，岂浅鲜哉？后之君子尚鉴于兹。令名与京，字子微，别号寰冲，广西南宁宣化人，登隆庆元年（1567）进士。少居乡，嗜灵修，粹博物，洽闻声实并茂。余守郡时，知令最深。令政迹，则思人同野古泉寓书语令类如此，其厚积远施，盖尚未可涯涘测也。邑前令暨典幕名，并列于石阴。

婺川县治记^①



金臬

嘉靖壬午（1522）孟夏，眉山熊君价，自浙川尹婺治。婺，古牂牁要路，在蜀楚交会之间，辖思南郡，去郡四百里。省方相轧创为邑，以容其民势也，视内之邑为有间，亦势也。正德间，流贼方四啸聚，自四川江津行劫，屯聚于婺。居民走匿山泽，与猿狖为伍。婺亦旧无邑规，公所出治，苟且蔽风雨，加以兵燹，邱墟荡然。熊君至，于无所居，乃诛茅筑卜，用宁干止，敷政优游，婺民大悦。遂以是岁孟冬，相视林衡，度伐材木。又明年为癸未（1523）孟秋，焚石通道。士民刻信，欣来赴役，木材亦至公所。又募陶工范瓦，以片计者五十有余万。事渐集，乃鳩工，告期计程，揣数以从事。公厅六楹，高二丈有五尺，横则倍丈之二，深则益丈之一。中厅之高，减公厅之八尺，横阁如之。吏舍翼列，屏障高峙。神祠幕厅，皆有规制。内墙周匝三亩，谯楼镇之。外墙

^①（清）夏修恕主修，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：《思南府续志》，2002年版，第365—366页。

倍内墙三亩五十步，覆瓦重簷，翼飞矗落。南北东西门有楼，眺望公馆铺舍。新创轩轩，一邑之中，焕然生色矣。君初欲建造，虽公移巡按陈公，比得请而陈去。既而刘公巡按来，公移复上，乃能毅然独任其责，会计酌工食之中，捐俸益措置之乏。婺民忘其劳，乃合乃完，循循自丁未（1547）迄己酉（1549）冬。用其一不妨其二，公私欣欣得济于美亦难矣。孔子所谓三年有成者，非耶。夫为政要有纲纪，则名分定而惠易流。建事贵审先后，则事有绪而民不扰。使公所杂于民居，则倡率弗厉，非庄以莅之之义。期会深于束湿，则急遽无渐，非佚道使民之心。观熊君治婺，其得古人为政之方哉。熊君眉山世家，笃信好学，故其施为气象，知能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徒为口耳糟粕之用，可谓不负所学也。已数千里而走使来，欲予记之。予与君既为知己，又婺于少时曾蹈其地。予祖蓼猗翁曾作郡思南，婺属邑也。其德土人，至今遵而思之。君盖闻风而兴起者，感今怀旧，又乌能无言，遂辑其大旨书碑。明年，君当奏绩明宫。婺人虽欲挽留，弗可得也。后尹兹者，览予言而思以继其心焉，则治婺之迹，循环于无穷，为不磨矣。诗云：勿替引之，其不重有感夫。

重建申忠节公庙序^①



俞汝本

庚子春修《郡志》，查有忠节申公庙在波罗山之麓。维时书院主讲为公裔孙，举人清瑞同拜谒焉，则见破瓦颓垣将渐倾夫梁栋，荒烟蔓草已深没其阶，除祖龛废而不修，栗主乱而无序。申君慨然曰：“是余之责也夫！是余之责也夫！”余亦谓子推之节

^①（清）夏修恕主修，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：《思南府续志》，2002年版，第394—395页。

田荒于绵上，太伯之祀后替于吴中。是宜表彰，职在守土。按公生当明室，具有纯姿，曰师、曰父、曰君，大节不愧为子、为臣、为友，庸行克敦，概其生平可得而述焉。夫带幅巾之气者未必其偷婉庭闱，侈缟纻之盟者安必其莅忠堂陛。公乃幼龄樵采，纯孝性生。常偕父以往田，倏闻声而遇虎，噬亲以去。谁逞白额之威，持挺而争，竟出黄童之手，其不朽者一也。厥后名登蕊榜，身列成均。王阉寺窃弄威权，李文忠首先奏劾。彼既以言事逆旨，此乃以容悦谀君。公则一倡千人，抗颜极谏，霁威君父，全义师生，其不朽者二也。然此犹及身以济，未即赍志以终。至于土木之难也，先入寇，王振导圣驾北巡，郕王作东都留守。始其祸者阉宦，成其功者幸臣。而公乃驾代乘舆，魂羁沙漠，人不及觉，史未有书。是可慨也已！是可悲也已！且乎志士成仁，百折不回者，其节烈何必求谅于后世；忠臣殉国，有死无贰者，其声名亦未尝冀显于当时。惟是诚积久而必彰，气凌寒而逾劲。当夫白龙鱼服，黄鹤羽衣，扈从之臣仓皇于行道，三军之士痛哭于守陴，惟公义不帝秦，志图存赵。庾兰成漂流乡国，苏子卿推尽节旌。遂使木拱东平，枝犹向阙；坟留西洛，梦绕思乡。迨天顺改元，而公之死为已久矣。说者谓北征之役张辅、王佐亦同于靖难，无匡救之功。侍驾之臣朱勇、薛绶，未必非精忠，乏安全之策。且喜宁与振等亦死军中，不宜滥，故史俱缺文。不知曲突徙薪，谁持夫先见焦头烂额，孰邀其上功颠倒如斯，谬妄可叹！昔钟仪去国，犹得释于累囚；襄老蒙归，尚能正其邱首。何公玉门生出，紫塞魂羁，麦饭一杯，谁浇夫荒冢！虞歌满路畴，为之招魂，自非源出空桑，生凭廛竹，凡兹行路，有不为之潜焉出涕者乎？迨夫萧重望以一书入奏，赦宗庆以三烈称奇，杨廷诏谓义重纲常，田西麓言荣及乡国，而公遂得赐谥忠节，崇祀乡贤。不朽之名所由，与君亲师并立为三也。兹则庙凡三易，事隔两朝。褚家旧堂已乏河南之祀，王询故宅徒留短簿之祠。风雨一椽，常悲鸣夫乌乌；春秋两候，早至缺夫特牲。仆心切闾幽，志存怀古，爰属申氏族中重为修理。支虽非以一木，腋当集以重裘。今幸崇墉屹屹，夏屋